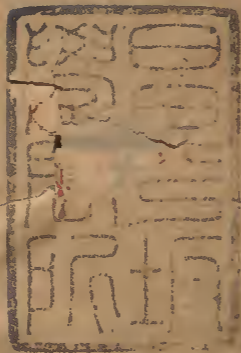


左傳事緯



漢書門			
八	三	六	九
一	六	三	九
二	三	三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七	四	函
八	三	六	九
一	二	三	九
架	冊	號	類

八

春秋六号 共十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69
冊數	12	( 8 )
函號	274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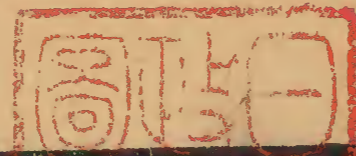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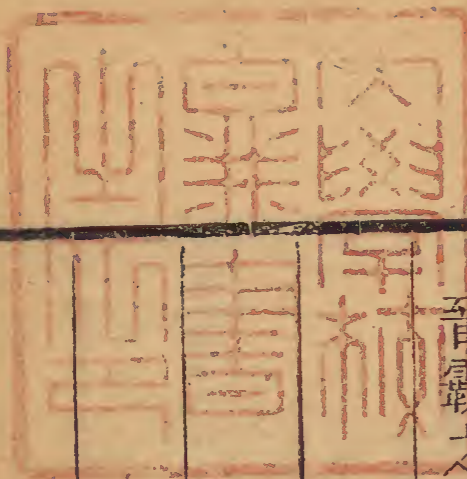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左傳事緯目錄

卷八

楚靈之亂

齊景納燕莒

晉霸之衰

淺草文庫



左傳事緯

卷八 目錄

左傳事緯卷八

○○○楚靈之亂

襄二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

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

馮令尹

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十二

九年楚邲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

助之匿其情矣。六月，鄭子產如陳，泄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夫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楚公子圍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棄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

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唯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此。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

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元年  
楚公

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櫟郊，鄭人懼，子產曰：不害。

殺邾敖

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令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邾。葬王于邾。謂之邾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啟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邾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來能也。

求諸侯  
會申

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驪于宋。日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

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而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守若何。虜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  
 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  
 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  
 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  
 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  
 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  
 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

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  
 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  
 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率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  
 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  
 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修。椒舉曰：夫  
 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

執徐子



伐吳

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過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鄒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滅賴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

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遠。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五年。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

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夫。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闢。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

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幣。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

伐吳  
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及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遽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遽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

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闕。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馬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

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薳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蒙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砥簣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縱鄒伯以勞諸柎。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莪，不抽屋，不

伐徐

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恩。賓。  
 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  
 人。弗。逆。公。子。奔。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  
 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  
 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  
 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徐。儀。楚。聘。于。  
 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  
 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  
 鍾。獲。宮。廩。尹。奔。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

官 為章華

聘。且。弔。敗。也。  
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山。芋尹無  
 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為。章。華。之。宮。繼。亡。  
 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  
 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口。天。子。經。  
 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  
 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蒸。王。臣。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

左傳事緯 卷八  
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遠啟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旣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

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遠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八年

陳哀公元年，妃鄭姬生悼大子偃。

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

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汧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恐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

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圖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



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田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陳災而書他邑

可乎將

書楚乎

何以爲

存陳公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

穀殊穿鑿

滅蔡

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十一景

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

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做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

晉平公

之與史

趙論陳

韓宣子

之與叔

向論蔡

袖手而

談天下

事不復

以伯自

居矣荀

吳議救

而以詩

終又弗

能得惜

哉晉衰

一至此

乎

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

敘事甚  
工設色

漢至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鄧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玉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我大城陳蔡不羨。賦皆于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復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靈王之

于乾谿。年十三。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用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鬪，韋龜中讎，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蕞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

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于。于暫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

平王得國

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于。于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白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于于訾。實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籩粢之用。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

欒欒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欒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鬪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

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于國。有與于民。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十四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親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鄭以無忘舊勲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

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十六年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出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

附蔡悼  
之立



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楚靈昏王也。而合諸侯。恃其暴也。然晉實不競。自弭兵之役。委權于楚。至子圍爲令尹。因娶聘鄭。遂會于號。仍讀舊書。用先晉軟楚之重。得志於晉。子圍爲之也。圍之爲政也。僭內外懼之。及號之會。設服離衛。置蒲宮。賦大明。儼然王之威儀矣。晉固知其侈。汰將必爲君也。而莫與亢焉。圍益輕晉矣。歸國之日。弑君自立。會于申。以召諸侯。而諸姬景從。淮夷並至。於是伐吳滅賴。悉用列國之師。莫或違也。曩者宋之盟。欲弭兵也。今則兵未嘗弭。而反以虞夏商周之胤。供蠻夷之驅。使晉之失計不重。辱乎慶封。齊亂臣也。族誅于吳。陳招殺世子者也。執放

于越蔡般弑君自立者也。誘殺于申數年之間，殄滅三逆，非不義舉。然乘隙利禍，非實能問罪也。陳招之罪，不至滅亡，而蔡子般之弑君業已十三年矣。一日用討，遂稱霸畧哉。朱方既克，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戮，人君勿播於諸侯也。靈王不聽，徇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夫懷瑕戮人，慶封雖死，不服也。陳蔡而獨服耶？滅國爲邑，用人爲牲，憑惡恃彊，不仁孰甚。乃民已弗堪，而已猶不悟，築章華之宮，崇於匏居之臺，令富都那豎贊于其中，長鬣之士相于其上，自謂美觀，不知遠邇之騷違也。四邑之城，形若偶國，蚩蚩既多，牛尾不掉。諫者之來，則曰：我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直言已塞，禍敗隨之。方欲興兵北瞰中原，求九鼎於周，求許田於鄭，而羣怨偕作，四族竝起，莫可如何也。邾敖靈所縊而弑也，而身還自縊；幕及平夏，靈所殺也，而二子還見殺。昔訴天而呼，今投車而泣，匍匐棘闥，藁葬原野，猶欲追踪六王二公之事，奚可得乎。

○齊景納燕莒

昭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

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

也。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鞅逆諸

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

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

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

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

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璫、玉、楨、罕耳，不克而還。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襄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

言罪之在也。昭元年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

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啓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

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

競維人善矣。

十四年

秋八月莒著丘公率郊公不感國人

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

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

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

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

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

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

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

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謀

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

紀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

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

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

其君

二十三年

莒子庚與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

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

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

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齊景公際平昭霸衰之日多歷年所意存代興而卒無  
遠畧者志狃于小圖兵耀于妄動也燕伯小國僻處北  
域桓公以餘威救之刺令支斬孤竹猶且割地以賜而  
後諸侯服焉今也伯款失政臣下逐之卽其事亦乾侯  
之先轍也受賂而還義旣不昭討而終盟師出不武遲  
回數歲師徒再興納于唐猶無納也無論燕人不服天  
下有以窺景公矣莒嬴姓之微國也二十餘年之內密  
州弑則去疾奔展輿奔而去疾入去疾率則郊公奔庚  
與出則郊公入國非鄭衛而突忽剽衍紛出其閒其於  
君臣父子之際無道久矣霸主有討義固首正然景公  
於急不能納魯昭豈於緩能納莒郊哉郊公冢適越在  
草莽蒲餘逆謀隰黨受賂因循數年而後舉事無非因  
亂而動非真能納人主也然景公所處亦極難耳當靈  
莊殘刻之餘國脉削剝於茲爲甚公之卽位雖值晉霸  
之不振而文公之流風餘澤猶有存焉欲圖代興終難  
驟得北燕徐莒僅威小弱以此求伯勢必不成況又政  
在陳氏乎是以其始不能討崔慶其繼不能正欒高田  
氏得民君臣私憂終亦莫如之何何況乎燕莒之緩圖

也。

。晉霸之衰

襄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

禮也。禮為鄰國闕。

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

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問之曰。韓氏其

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

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

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

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

城杞

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

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

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公告叔侯。

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

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

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

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

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

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二年二月癸未，晉悼夫

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

子野替也，胸羅百史言之，鑿鑿殊非今人可及

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在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夕君子，其庸可媮也。勉事之而後可。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

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己亥。孟孝伯卒。昭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

平公之疾

博學淹貫無愧良大夫之才

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



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  
妣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瘵之災。  
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  
崇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  
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闕。夕以  
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闕。湫底。以  
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剛生疾矣。僑  
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  
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  
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  
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  
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  
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  
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悖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恣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王是謂矣。王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王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季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政 韓起嗣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  
 賦。縣之。季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  
 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季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  
 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  
 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  
 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  
 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  
 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

齊為  
 婚

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  
 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  
 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  
 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  
 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  
 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  
 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  
 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夫子近德矣。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

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

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宮。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墮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

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儷在綴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兩賢憂國深於賈長沙之痛哭流涕

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率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

日不悛。以樂悃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日。不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旣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愛之。宣

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曰微，微邑以不朝立王之故。微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微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微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

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

弔如同盟禮也。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

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

宮 築虎祁

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晉 景王讓

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



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倣之。先王居禱。抗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

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禔。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

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

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

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

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懋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與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僂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率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公孫倭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十三年晉

平丘之會

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蒞微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

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牟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思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

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

叔向賢者乃為此言

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  
 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  
 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  
 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郟之怒以  
 討魯罪開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  
 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  
 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  
 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  
 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共好以為  
 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  
 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  
 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  
 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

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李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貢藝事。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春秋之國。為杞動者有二。一曰城緣陵。一曰城杞。城緣陵者。淮夷病杞。齊桓公率諸侯。城緣陵以遷杞也。城杞者。晉平公因杞出。率諸侯之大夫治杞也。齊之於杞。其心則公。諸侯樂於同會。晉之於杞。以夫人之故。煩十一國之君卿。鄭與魯衛。皆懷疑怨。是故齊桓之城緣陵。仲山甫之城東方也。晉平之城杞。周平王之戊申也。昔平王不撫其民。遠戍母家。周人怨思。揚之水作焉。然則天子尚不能動衆以行其私。況諸侯乎。春秋貴道而不貴惠。魯僖為成風而伐邾。不名救患。晉平為悼夫人而治

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

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

子產遺  
愛叔向

遺直

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滅日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十五年冬，公如晉，平公之會故也。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鄰人莒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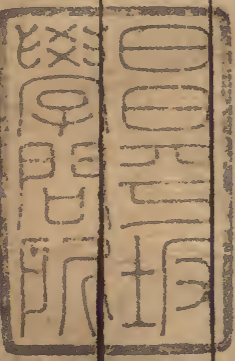


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三十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蟻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

杞。不名保小。凡春秋之義。私而非公者。經悉奪之。況以一國而動天下。沾沾小惠。敢勞諸侯哉。蓋晉至平公。霸業漸凌。而恤民日以無政。嗣是而春。作馳底之臺殿。設馳逐之車。且蟲為崇。黃熊入寢。晉國之政。益不可為也。已。昭公嗣立。在位六年。會厥愨而合八國之大夫。盟平丘。而合十二國之諸侯。其能有為也。賢于平公矣。霸終弗振。何居。厥愨之役。救蔡不及。平丘之會。專欲示威。韓子為政。讒慝弘多。猶弗若趙孟之相。平公尙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也。傳曰。晉成虎祁。諸侯皆有貳心。叔向曰。

諸侯不可不示威焉。當斯時也。楚北方歸。熊虔遇弑。疆夷內亂。利在中國。晉於此復修盟主之職。遠振宋虢之羞。君臣所共有事。寧獨以虎祁故哉。邾莒善愬。魯國蒙恥。是役也。先之以會。中之以盟。諸侯方將望治。而竟以執魯大夫終之。是晉國之盟會以閒楚而合以怒魯而離也。春秋書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著晉暴傷魯弱也。晉曲魯直。夫何足諱。且初魯之際。公已同列國之君。麋集而相見矣。歎血不及何亢之有。夫亢魯勢不加損。卑魯勢不加益。晉之罪先定之矣。罪者何同。

盟辱魯。非桓文事也。况虎祁徵朝。邾南盛兵。業先失禮于諸侯。齊以投壺懷貳。鄭以伯男爭承衛。以芻蕘懼淫。卽微魯。豐四方亦叛。宜乎晉合諸侯於此焉。止而鄆陵之役。參盟復見也。雖然。平公之疾。蠱也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平公崇臺榭。近女室。其為蠱也。二十餘年矣。昭公欲以六年振之。勢必不能。况其才又非幹父之蠱者乎。



寬政六年

左傳事緯卷八終

左傳事緯

卷八

四十八

